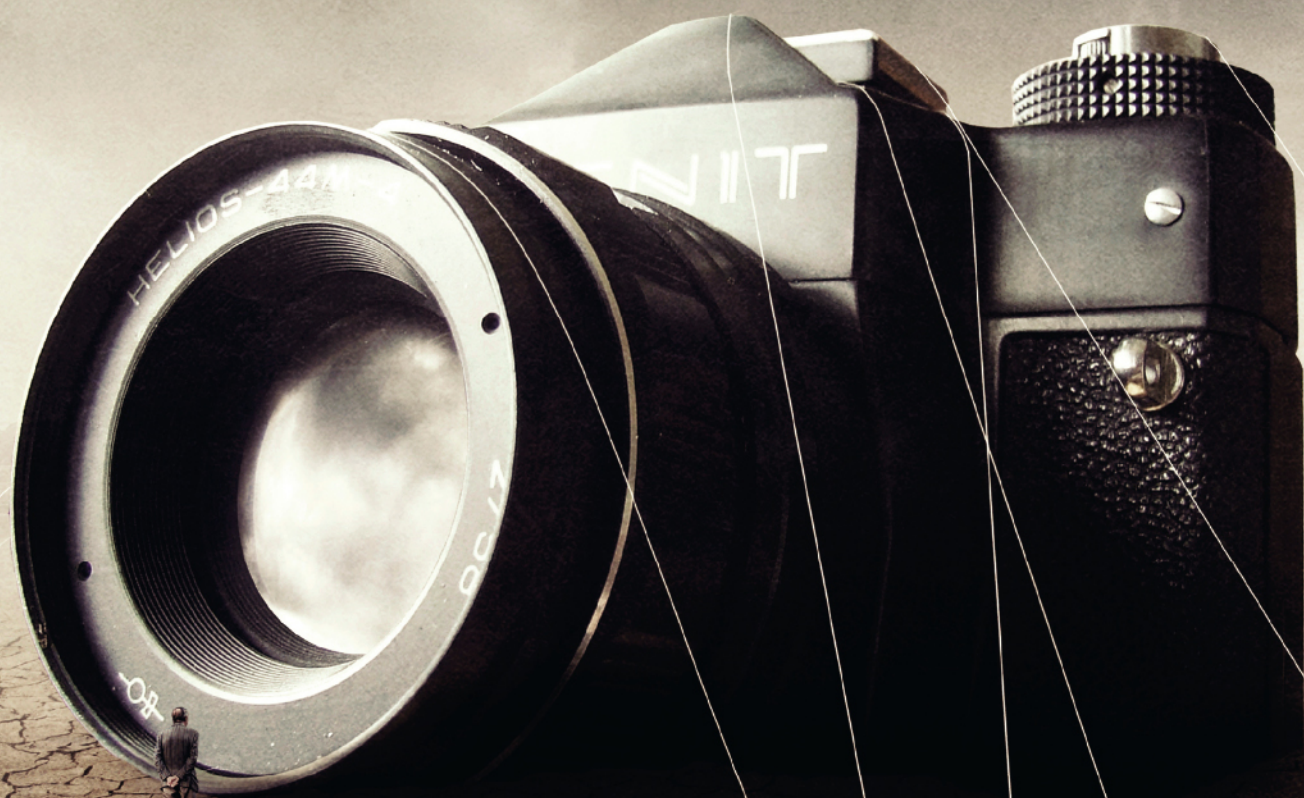


VOL.239

201310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329/F

GATEWAY 南方航空



像素社会

王菲 传奇 / 老朋友 / 飞行员, 不可取代的银幕情人

ISSN 1004-7441



10

9 771004 744139



中国南方航空
CHINA SOUTHERN



神话 MYTH 地标 **Landmark**

披上稻草外衣的摩天大楼·将变成斯
德哥尔摩的一个城市电力厂·是不是有
些匪夷所思？



一幢摩天大楼的隐喻

The Metaphor of Strawscrapper

文 | 王士维 译 | Lucici 图 | Belatchew Arkitekter
Text | Alexander Wong Translator | Lucici Photos | Belatchew Arkitekter

建筑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幢静止不动的楼那么简单的事儿。每幢建筑都有自己的隐喻，你读懂它折射出的城市个性、社会思维，还有当下流行的文化现象了吗？

斯堪的纳维亚。
瑞典。
斯德哥尔摩。

提到瑞典，人们脑海中会瞬间浮现出一些赫赫有名的品牌：绝对伏特加、伊莱克斯、爱立信、H&M、哈苏相机、宜家、萨博，甚至是名震天下却又饱受争议的诺贝尔奖。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是一座高度文明的城市，有着开放和前瞻性的思维，贫困似乎未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这座大都市四处都弥漫着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气息。

Söder Torn塔是斯德哥尔摩的一处高楼，由享誉世界的丹麦现代主义建筑师、曾师从Arne Jacobsen和Jørn Utzon 的Henning Larsen设计，原本计划建造40层，但在那个年代——1997年，当时它被允许建造的高度只能为86米，即该塔只能建造至24层。对此极为不满的Henning Larsen愤而出走，他和他那被砍掉的16层，也成为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但直到今天，Söder Torn塔都还是斯德哥尔摩最高的住宅建筑。

近日，瑞典Belatchew建筑师事务所准备对Söder Torn塔进行改造，将Henning Larsen那未完成的16层变成现实——在原塔的顶层加盖16层，并用毛茸茸的塑料稻草覆盖整体，当风儿吹过，整个塔就好像在风中微微摇曳。这座旧塔即将焕发新的生命，它也有了新的名字——稻草摩天大楼。同时，它也将被赋予新的使命——它的新皮肤或者是它的新皮毛——那些随风起舞的塑料稻草，可以产生电能。没错，该塔也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城市电力厂。

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一个稻草摩天大楼？

“建筑往往被视为是最为静态的一种事物，但我们这种想法和设计瞬间让建筑活跃生动了起来，建造出一个会呼吸的结构。”设计师们如是说。除了让建筑有了生命，他们更突发奇想地让“人造稻草”利用压电技术将动能转化为电能，并且避免了传统风力发电厂一直以来头疼的噪音和环保问题。

从技术层面解释，这些“人造稻草” ➤



Söder Torn塔
建筑现在的样貌



稻草大楼
建筑变身之后的效果图

由可以将动能转换为电能的具备压电性能的复合材料组成（比如易弯曲的聚合物），它们的真实身份是数以万计的发电元件。当某些晶体发生变形产生了压电的时候，压电随即会被转化成电能。与传统的风力涡轮机相比，这种技术很有优势，它非常安静，不产生噪音，也不会打扰野生动物。即使是低风速也可以让它运转，这意味着哪怕仅仅是抚过这些“稻草”的微风，也可以使之产生足够的能量。一直以来，尽管是最常见的再生能源技术，太阳能电板和风力涡轮机仍有其缺点，尤其是当它们身处城市环境之中时。空间的缺乏以及产生噪音的担忧，使得它们不得不在城市设施中被隐藏起来。但现在，这项令人兴奋的新技术将可以让任何建筑物——无论新旧——都找到自己的能量源，低风速即可运作，且没有噪音污染。

此外，“稻草”的不断运动也给这座塔带来了起伏的视觉效果，这座曾经让 Henning Larsen 失落的建筑物，或许将成为新的旅游景点。“稻草”的摇曳让建

筑物的外观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为了进一步突出这种宛如波浪般起伏的效果，在晚上，它的灯光还会变幻色彩。毫无疑问，这座稻草大楼成为探索全新风能利用科技的催化剂。

也有些人半幽默半嘲笑地称其为“风能假发”，因为远远望去，Söder Torn 塔就像带了一顶夸张的假发。这项“风能假发”将重新使用原建筑设计师 Henning Larsen 的原有建筑比例，并在新风力厂和现有公寓楼之间添加一个观景台，将斯德哥尔摩无与伦比的全景尽收眼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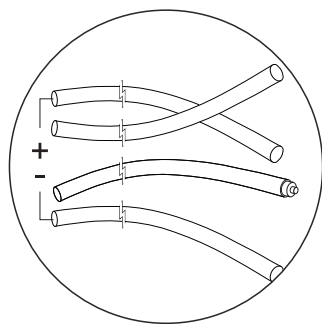
但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稻草”究竟又会产生多少电能呢？与巨型的发电风车相比，这项技术因为尺寸的原因更适合城市环境，但和传统的风力涡轮机相比，它又是否可以在功率方面与其竞争？这两种利用风能发电的方法，又拥有怎么样的“成本效益比”？

对建筑顶层来说，如果堵住整个城市的

景观，那无疑是巨大的牺牲。而维持这些纤维的清洁、解决酸雨等对其产生的污染问题也将成为日后的挑战。建筑师通常不会在窗外设计任何悬挂性质的元素，原因很简单——出于对安全的考虑。而这种极具视觉震撼效果的设计，恐怕也很难被复制到定期遭受台风或者飓风袭击的地区。即使这种技术是绝对安全的，压电技术也可以成为一个可行的、先进的大型能源，但把建筑改造成一个外形酷似一只巨大牧羊犬的想法，恐怕也很难让人买账。

虽然不是童话故事，Söder Torn 塔披上的也算不上是华丽的外衣，但这毛茸茸的外衣对 Söder Torn 塔来说，也算是梦想成真了。1997 年它被从 40 层削减至 24 层，但在 16 年后的今天，它再次寻回了之前失落的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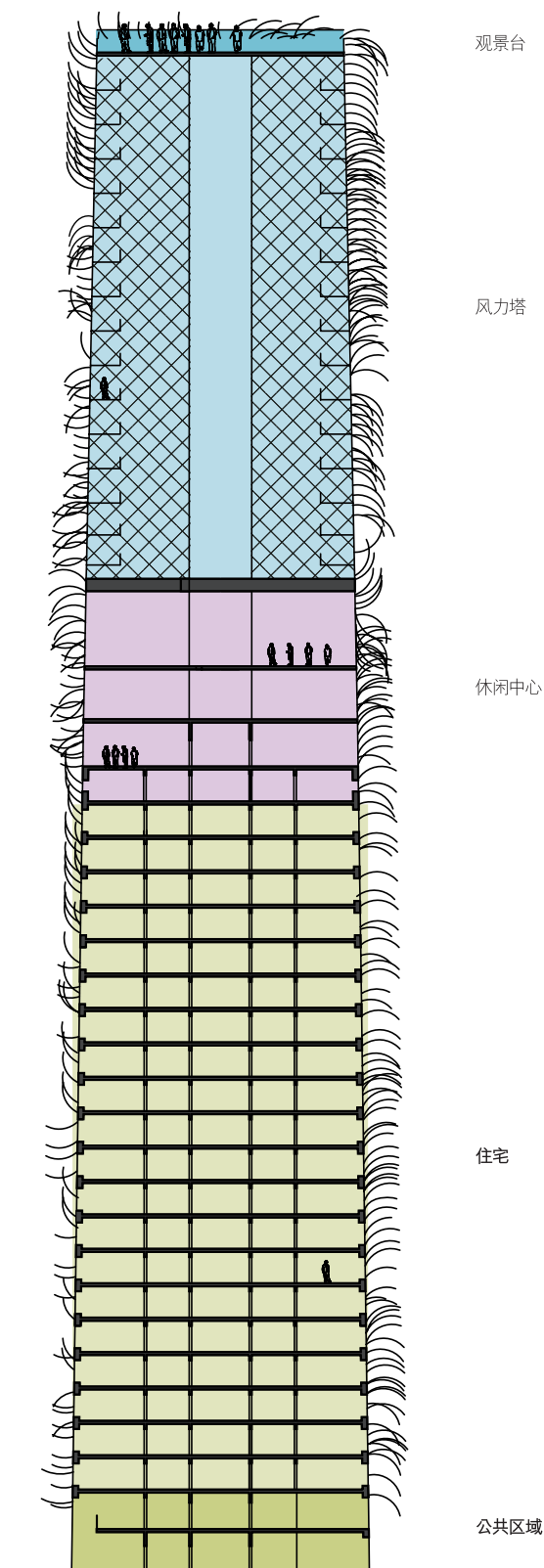
如果再往深层探究，事实上，它更像是开发商想改造和加盖 Söder Torn 塔的一个借口，只不过这个借口结合了科技



“人造稻草”由可以将动能转换为电能的具备压电性能的复合材料组成，它们的真实身份是数以万计的发电元件。

并向环保示好，同时也为了圆上世纪90年代那个未完成的梦。但倘若公正地分析，我们也并不能简单地把它定义为黑与白，是与非，刻板地把开发商定义为反面人物，把环保主义者定义为“被利用的英雄”。建立“城市增长持续性”的复杂，对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斯德哥尔摩也不例外。如何在不破坏那些存在了几百年的建筑的情况下，又能使其变得摩登、充满活力，甚至是有未来主义风格？尽管Henning Larsen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建筑界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但一些人还是觉得他起初的设计有些出挑或是格格不入。Söder Torn塔在建成以来的将近20年间，也并没有很受这座城市的欢迎，或者是被完全接受。把它削减差不多一半的高度，也好似一张无奈又残酷的“判决书”。

但我们也不能过度投机地说，Belatchew建筑师事务所带来了通过改变建筑外表而解决建筑发电难题的 ➤



科技，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更像是将民粹主义作为潜台词，在这幢稻草大楼和公众之间，重新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联系。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在这个方程式中，环境系数的引入仅仅是为了增加公共关系系数，而公共关系因素也是环境因素的“存在理由”。

那其“目标”又是什么呢？

业主和开发商在检索过原有的建筑毛面积之后，可能悲伤地发现他们失去了太多的面积，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且也并不牵强。建筑，可以成为一副民粹主义的面具，甚至是一个托词，来找回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丢失的、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建筑面积，以达到土地的最高地积比率。

在任何社会中，摩天大楼都不约而同地

被视为“雄性”的一种表现方式——其外形本身就形似男性的生殖器。所以当设计师宣布给它加上一层类似毛发元素的时候，似乎这种联想就更微妙了。当然，再往其他的方面联想，这幢稻草大楼也让我们想到最近火爆的动画片电影《怪兽大学》（经典电影《怪物电力公司》的前传）中那浑身覆盖了蓝色毛发、可爱至极的大怪物詹姆士·苏利文！毫无疑问，每个城市中最高的建筑都会是该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它必须还起码得是讨人喜欢的。不过，曼哈顿或者是香港的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就很难博取大众的欢心，而当这种建筑出现在一个古香古色的低密度欧洲小城——比如斯德哥尔摩时，就会显得不可思议。

无须累述，建筑永远是和“地标”这个定义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今天，一个我们所谓的地标的建造，已经不像古埃及的

金字塔或者是欧洲中世纪的大教堂般需要历经千辛万苦和种种不可思议，这也意味着今天的建筑想成为“地标”将变得更加艰难。现代地标的形成，需要创造出更多对民众的意义，而并非是建立在共同的信念或者是信仰的核心基础上。

稻草大楼坐落在斯德哥尔摩最负盛名的街区之一，这似乎更增加了一些讽刺意味。对那些可以负担Söder Torn塔顶端高昂生活成本的人来说，他们本可以看到整个城市更好的风景，但现在这种设计却使得他们不得不躲藏在塑料材质的“稻草纤维”后面。俯瞰整个城市的福利因此被剥夺，这恐怕是其他高塔建筑都未曾出现的问题，这令人忍俊不禁地联想到一句俗语——“禾秆盖珍珠”。

除此之外，这幢稻草大楼的设计也带有



这种设计打造出一种新型风力发电场，进一步探索了建筑发电的可能性。借助于这项技术，原有建筑和新建筑的表面能够被改造成可以产生能量的实体。



很强烈的儿童卡通色彩。看到它，你的脑海里有没有浮现出一只白色阿富汗猎犬？或者是一只巨型的俄罗斯牧羊犬？抑或是一只毛茸茸的白色马耳他犬？不管是哪种，从民粹主义的角度来说，它都可爱极了，受到人们深深的喜爱。在二战之后的将近70年光景里，似乎西欧文化乃至全球的文化都极大地延伸成了一种“宠物文化”！我们不仅在家里拥有真正的宠物，在心理学和社会学层面，也都深受宠物的影响——如同对待宠物般对待孩子；对待明星也如同对待宠物；拥有自己的“宠物厨师”“宠物心理专家”“宠物按摩师”，甚至是“宠物教师”——而现在，终于，也出现了“宠物建筑”！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将这种“艺术肤浅化”诠释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不仅体现出我们当今“全球消费”的

时代精神，也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道德弱点，不知不觉地深入渗透到了我们文明的大众灵魂中。

就我们的稻草大楼来说，建筑并不仅仅是一种“流行建筑”，也是一种“宠物建筑”，为了博取大众的欢心，它必须有可爱的一面。或许，我们可以把Söder Torn塔的这次续建称呼为“斯德哥尔摩宠物项目”？

在现代主义方面，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师们曾给建筑、室内设计和家居设计等领域带来过巨大的影响。但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如果市议会顽固不化地坚持拒绝对稻草大楼进行修改，那么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斯德哥尔摩会被认为是极端保守

的。有人甚至指出，这样一个进步的国家（他们所颁发的诺贝尔奖一向被誉为科学和人文的进步），他们居然不能在其他领域中容忍一个小小的跨步。难道这座城市只对智力方面的进步有兴趣？这里只关心国外刊物、国际学术研究、企业实验室等各种知识方面的表现和争议？不得不提的一个有趣的巧合是，负责这个稻草大楼项目的建筑师事务所，其官方名字也不是传统常见的“事务所”，而是“建筑师实验室”……

就在不久之前的6月22日，Henning Larsen黯然离世，他未曾有机会亲眼看到从Söder Torn塔到稻草大楼的演变，也不再有机会去理会那些有关Söder Torn塔曾经或者将会引发的争议了。